

去池上看藝術節 隨着天光慢慢變老



台灣舞蹈家布拉瑞揚 尉瑋攝

台東池上，稻米之鄉。在翻飛的金黃麥浪中觀賞藝術節演出，是種什麼樣的體驗？

由台灣好基金會與池上鄉共同舉辦的「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今年已經跨入第八年，請來阿美族歌手A-Lin回家唱歌外，還有布拉瑞揚舞團帶來《拉歌》節選，以及排灣族古調傳唱者桑梅絹唱出傳統歌謠。

藍天下，稻田邊。最精彩的不是舞台，卻是那山，那雲，那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台灣好基金會提供（部分）



A-Lin在陽光下高歌。

10月底的這一天，清晨四點，睡眼惺忪的我們摸黑來到池上大波池，為了捕捉第一縷天光。天慢慢亮起來，山的影子在水裡暈成了水墨畫，太陽卻調皮地不見蹤影，只從山那頭燒出一片火色來。繞着池水慢慢散步，青草的香味、露水的濕潤感，還有樹頂漏下的陽光縷縷，讓人覺得回到了一個久違的地方，至於那地方是什麼，卻說不大出來，只覺得身體雖然疲憊，卻舒服得很。繞過了殘荷枯枝豎滿水面的池邊，我們開始回程，下午，就是期待已久的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

下午兩點左右，正是日頭最猛的時候，我們終於來到搭在稻田中的舞台邊。站在田間的小路上，兩邊的稻田彷彿沒有盡頭。大風吹起麥浪，天空雲彩流瀉，夾在偌大天地間的一小方舞台，顯得別致又卑微。布拉瑞揚的舞者們登場了，彎着腰不停奔跑，汗水滴進土地，歌聲消散在風中。

然後是桑梅絹的渾厚嗓音，再之後A-Lin登場，唱出《大大的擁抱》、《寂寞不痛》、《忘記擁抱》等金曲，點燃現場氣氛，緊接着的部落流行歌部分，更引得觀眾起身跳舞，在陽光下笑成一團。

你可以熱烈地投入歌聲熱舞中，卻也可以懶懶地坐在椅子上，看天色慢慢變暗，看遠處的山以靜默的姿態好奇看着這些狂歡的人群，看包圍舞台的麥浪如何翻滾，一波一波推向遠方。

在池上參加藝術節，原來，就是放慢呼吸的過程。不光只是看演出，而是拋下案牘勞形的自己，到大自然中走走，踏實地吃一碗米飯，被贈予真誠的笑容，然後滿懷感恩地，享受陽光、風、田野、山巒，甚至是不期而遇的雨。

去池上看藝術節，是「回家」，是隨着天光慢慢變老。

布拉瑞揚 回家跳舞

幾年前，布拉就想要回家了。他是排灣族的孩子，帶着對舞蹈的喜愛走出部落，曾經的目標是去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從成為雲門的舞者，為雲門二編舞，到闖進美國，為頂尖的瑪莎·葛蘭姆舞團編舞，布拉在一個又一個的國際舞台上收穫掌聲。但突然，他想家了。

2011年的紐約林肯中心，布拉牽着瑪莎·葛蘭姆舞團的舞者謝幕。台下的觀眾反應熱烈，起立鼓掌，他有點驚訝，又有點感觸。那一刻，他突然很想念家鄉人，想念爸爸媽媽。下了舞台，一個念頭出現在腦中：如果有一天我有自己的舞團，可以牽着自己舞者

稻田中，布拉瑞揚的舞者跳起了《拉歌》。



從陽光燦爛到舞台染上夕陽的顏色，觀眾在稻田中度過了難忘的下午。



志願者的明亮笑容也是藝術節的亮點之一。



尉瑋攝

A-Lin唱起經典老歌，觀眾忍不住起身跳舞。



尉瑋攝

的手，在部落，或任何地方……

2015年，布拉在台東糖廠租下場地，打造「布拉瑞揚舞團B.D.C.」的家。世界各地的舞者聽到他創團，紛紛來應徵，「以為台東那麼偏僻，但各地的舞者都來了。」現在的舞團，有沒有受過舞蹈訓練的原住民，也有在台北學習舞蹈的科班生。布拉笑言，在這個舞團，一身絕技都要捨棄。「像我，這個腦袋過去一直和專業的舞團合作，來到台東卻根本用不了，必須要拿掉。」開始時，他習慣用專業的舞蹈術語教導舞者，卻反被原住民團員們噏說太慢太急，「你那麼急的話永遠也看不到你想看到的哦。」布拉哭笑不得：「要知道我在台北，是出了名的慢，林老師（林懷民）都受不了我，說：你們原住民啊，就是這麼隨心隨意，要照着自己的節奏來。」回到台東，卻是大反轉，「他們會說，老師你不可不可以和我們在一起，不要用台北的腦袋和我們工作？我必須重新去尋找創作的方式。所以看起來好像是我在教他們，其實不是，是他們在教我。」

學院派的舞者來到這裡，也要學會放下。「你以為一身絕技可以在這裡展現？沒有！全部不能用，必須和原住民舞者一起，牽着手踩踩。」布拉說，「有一個舞者曾經生氣說，我為什麼要唱歌？！為什麼要牽手？！從排斥到不想唱，到被迫表演，到現在開始唱，至少在整個過程中學會放下，接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你的老師。」原住民的孩子也可以在學院派舞者身上學到如何成為一名舞者，又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如何規律作息，早睡早起，以預備每一天的排練。

布拉曾說，回到台東創建舞團，是希望讓當地的原住民孩子可以跳舞，可以有機會成為舞者。「但我不希望大家用看原住民表演的方式去看，而是我們回到台東了，那樣的生活，呼吸着那樣的空氣，唱着曾經熟悉又陌生的歌。這就是生活。」

台東的生活為創作帶來新的滋養。早前風災，舞團的排練室屋頂被掀出大洞，地板也完全被水浸壞，沒有排練場地，大家乾脆到海邊，走到海裡，踩在沙中

練習動作。海浪不斷推過來，沙子不斷凹陷，舞者叫苦連連，身體的動能卻在阻力面前發生了有趣的變化。「這是真正在台東才能發生的，給了我更多嘗試的可能。」布拉說，「聽到我們來了台東，大家都以為資源會少，但其實不是，我得到的資源相對更大。」

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饋贈。

麥浪中勞作高歌

所以稻田中的舞台上，布拉的舞者們跳出了屬於台東的舞蹈。和布拉以往的作品不同，《拉歌》沒有精巧的動作和凌厲的意象，顯得樸實卻生機勃勃。舞者不停地奔跑，重複的動作和越來越下彎的腰呈現出宛如勞作的場面，他們吼着歌謠互相打氣，直到精疲力盡，聲嘶力竭。

這樣的舞蹈，放在池上的稻田中，顯得格外親切。

《拉歌》創作於2012年，靈感是「拉起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首歌」，借此串聯起每一個舞者的故事。舞作在不同場合演出過數次，有多個不同版本。今年4月，布拉作為台中歌劇院第一位駐節藝術家，曾帶舞團來到香港，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戶外天台上表演《拉歌》。舞者們揮汗如雨，用歌謠講述自己的故事，那不停歇的奔跑，看來不經雕飾的律動，與周圍的石屎森林形成強烈的反差。而這一次，當《拉歌》回到台東，舞者在天空與土地間竭力奔跑，渺小的身影卻顯得極為動人。

「去年，我問舞者，我們現在唱的都是傳統歌，是過去祖先們不管是勞動，或是歡樂的生活中創作出來的。我們回不到過去，但也是用身體在勞動，可不可以在這過程中唱我們自己的當代的歌？大家都笑起來，怎麼唱呀。後來大家跳着跳着，我說，就像在山上工作，很累的時候大家互相加油的時候你就會唱一首歌，一個旋律，人們會和你對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發展出了三首歌，就是這次演出中大家聽到的。那個歌唱不是為唱而唱，而是因為身體到了一個極致後發出的聲音，它不屬於任何部落，而是屬於B.D.C.」

布拉笑說，早前採排時他總忍不住移開目光，去看山和雲的變化，還有稻米因為風吹而形成的麥浪。「太迷人了，覺得人好渺小，有一種對大地的呼應。」他也表示，很希望未來有機會帶着完整版的演出登上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的舞台，「在那樣一個空間，會很棒！」

池上藝術節，明年再見。

V.捷傑耶夫的「小複雜」

本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的交響樂節目，是聖彼得堡大名鼎鼎的馬林斯基劇院樂團一連三晚在澳門文化中心的演奏會。

馬林斯基劇院的藝術總監維那利·捷傑耶夫(V. Gergiev)在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古典樂壇擔當了頗為重要的角色。他身為俄羅斯一名固定職位的指揮，同時還身兼維也納愛樂、紐約愛樂的客席指揮，並且長期在史卡拉劇院(米蘭)和大都會歌劇院演奏歌劇，這樣的成功業績超過了以往任何一位蘇俄指揮家。

第一晚的曲目是普羅科菲耶夫的作品專場，包括普氏的第一和第五交響曲，以及芭蕾舞劇《羅密歐與茱麗葉》選段。捷傑耶夫的演繹，十年前令人耳目一新，到近五年來，他曾率馬林斯基劇院樂團先後三次訪港演出，並且客席率領維也納愛樂、紐約愛樂來港各一次，水準卻參差不穩定，往往令人無法滿意，因而也常常令我納悶。所以趁着這回澳門音樂會聚焦於蘇聯曲目——第二晚是全蕭斯塔科維奇的曲目，希望能聽出一些所以然來。

捷傑耶夫的普氏第一交響曲《古典》，開局小巧玲瓏，樂隊的质量雖佳，但樂句缺乏想像力，尤其是仙氣飄飄的第二樂章的大線條旋律，他的演繹竟然有點日常

演練式的一板一眼。連第二樂章都奏來失去亮點，整個作品也就徒具軀殼了。這正是捷傑耶夫近年的演繹常態：技術作品是略高，但往往缺乏靈感，沒有內在的人性火光，當然更沒有大師級如富特溫格勒、柴利比達慈那樣超人性火光，他呈現的是一盤不冷不熱的精美罐頭食品，見之心喜，食之嘆息。

該晚選奏的芭蕾舞曲也是如此。按理說他是舞劇音樂的大行家，應該奏來比別人多一些聽頭的，但他實際並沒有擺脫一個伴舞者的姿態，總是虛位以待，讓音樂不緊不慢，因而犧牲了普羅科菲耶夫最風格化的形象：極端富張力的新古典主義，集辛辣和嘲諷的造型動感。

到了下半場的第五交響曲，這是普氏最成熟時期的代表作，雖然作於1944年，但與戰爭其實並無多大關係，它是一首充滿抽象手法的新複調傑作，而捷傑耶夫在這樣一首複雜而精美的交響曲面前簡直成了一個擺弄太空飛船的農民，他根本不具備深入理解二十世紀立體派加點彩派與新古典主義跳躍性抽象音樂混合而成的富美味，於是只有無能為力地把這樣一部多維度空間的傑作照本宣科，用一種最笨拙的二維手法平鋪直敘演奏一遍。因此，他演奏的第五交響曲大部分時候是沉悶的（因為他沒有解讀），像空殼無麥粒的麥穗，實際都

是被他粗暴踐踏而過的遍地音符屍骸，只有最阿Q地長了一對耳朵的人才會說，聽到了很像大師級的摸不着頭腦的演奏。

該晚加奏的《羅亨格林》序曲總算讓他恢復了方向感。這首1850年的浪漫派作品令他的讀譜優美順暢多了，而且把神話色彩渲染得絢麗斑斕，甚至還添加了一點東方的仙風道骨，但因而也稍稍誇張扭曲了華格納的德意志傳奇色譜。這可以看出，在他熟悉的範疇裡，他有着肆意出格的傾向。而正是這一點，造成了他近年音樂事業不斷變形下滑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的演出又給捷傑耶夫的音樂加了一個新的註解。作為整個青春期的夢想總匯的第一交響曲，記載了蕭斯塔科維奇源源不絕的音樂靈感如何猶如肥皂泡在他的腦中冒出，並且以青春特有的輕盈、迅捷漫無止境地向空中飄去，折射出新鮮的光彩和自信。這也是年輕的蘇聯音樂代行者，難怪當年一發表迅即在大西洋兩岸獲得響應。但是捷傑耶夫的演繹沒有抓住青春的輕快身



馬林斯基劇院樂團於澳門演出。澳門國際音樂節提供

影，相反還有些老氣橫秋，又徒勞地奏響了一遍。嫩綠的雞毛菜只能用開水輕輕一燙才可吃到它的鮮美，若是大火濃油赤醬炮製，那就只能吃到苦澀的菜乾了。

幸虧蕭氏的第五交響曲經受得住添油加醋的錘煉而屹立不倒，捷傑耶夫對這首名作的爛熟於胸，加上對蘇聯時期社會形態的了解，使他成了一個中肯的、不再任意變形的指揮家。只有這樣，他才巧合地成了一次真正的大師。

文：蕭威廉